

教會躲不了 Be Water

- 抓着輪子的輪輻
- 「反送中」運動給教會的挑戰
- 基督徒本來就是「勇武」
- 呆坐禱告是不夠的
- 從「二二八平安運動」看香港「反送中」運動
- 強權下耶穌和其他人的分別
- 從反逃犯修例到抗疫：我們的信念變得更堅韌

林茂國 | 胡露茜 | 黎偉賢 | 明心 | 蘇南洲 | 鄧瑞強 | 龔立人

恩

迎向時代挑戰 · 同作信仰反思

香港基督徒學會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2 0 2 0 年 3 月

142





思 | 142期 | 2020.3 | 目錄

編者言 · 2

抓著輪子的輪輻 | 林茂國 · 4

「反送中」運動給教會的挑戰 | 胡露茜 · 9

基督徒本來就是「勇武」 | 黎偉賢 · 16

呆坐禱告是不夠的 | 明心 · 20

從「二二八平安運動」看香港「反送中」運動 | 蘇南洲 · 24

強權下耶穌和其他人的分別 | 鄧瑞強 · 29

從反逃犯修例到抗疫：我們的信念變得更堅韌 | 龔立人 · 34

《思》1989年創刊 | 香港基督徒學會出版

本刊文章只代表作者的思想和立場，文責自負。歡迎轉載，惟請先知會本刊執行編輯，必須在刊物上註明出處，並把轉載刊物寄贈兩份給本會。

本刊為非賣品，歡迎任何有興趣人士或團體寄來郵費索閱（一年四期本地港幣二十八元／海外港幣四十八元，如用外幣支票另加銀行兌換費用港幣六十元），支票抬頭「香港基督徒學會有限公司」，寄本會會址。

編輯顧問：余鳳屏、司徒樂天、區可茵、邵倩文、文國輝、范立軒、吳偉釗、龔立人

■ 督印人：龔立人 ■ 執行編輯：麥明儀

■ 通訊地址：香港九龍旺角塘尾道54-58號永利工業大廈9樓901室 ■ 電話：2398 1699 ■ 圖文傳真：2787 4765 ■ 電子郵箱：info@hkci.org.hk

■ 網頁：<http://www.hkci.org.hk>

■ 全書製作：deepworkshop ■ 圖：莫永雄 ■ 承印：Eprint

REFLECTION No.142 March 2020 ■ Published by :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 Executive Editor : Mak Ming Yee

編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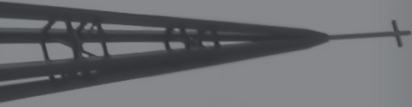
思

編者言

2019年11月開始，幾乎都在編校邵家臻寫，社工老師們回應，趙維生、歐陽達初和邵家臻策劃的《囚錮的社工：15封給社工的信》。終於如期在2020年1月6日之前印好、送到貨，然後1月6日在序言書室舉辦了新書發布會。聽聞反應幾好。這本書的主題是「阿臻」的獄中書信，記他在獄中的生活和見聞。或許如果沒有「反送中」運動發生，這書該以囚權為主線；然而這Be Water的水力之大，把監獄也浸了，於是不少篇幅在討論社工在是次抗爭運動中應有的角色。阿臻很喜歡網絡文宣那張「不撤不散，不離不棄」的九格貼圖，顯示物資組、記者、議員、和理非、文宣組、急救員、勇武派和社工在其中的參與受到肯定。在〈當社工復興的時候〉一文中，憶及七十年代中後期，社會運動方興未艾之際，像吃了豹子膽鋌而走浪尖上的是社工和教會。沒有明說，但這刻社工又恍似臨界在復興時候，拾回了初心。

教會呢？《思》142期本來起題為「除了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教會應該做什麼？」要留意，不是想記賬式的數教會做了什麼，而是討論在社會抗爭運動中，教會應該做什麼。這意味要數一下曾走在浪尖上的教會今天失落了什麼？該做沒做的是什麼？

全部有六篇文章，最早邀約又最早提交的（去年10月交的）是林茂國的〈抓著輪子的輪輻〉，意思是要阻止不義的政權繼續行惡，這當中大概牽涉暴力的合理性與否。茂國引用潘霍華的神學論述及有份計劃暗殺希特拉來說明他對教會在反極權運動中的期望。茂國最早寫起文章，黎偉賢（Terrence）是最後一個，相隔兩個多月，抗爭運動仍然持續，雖然街頭對撼警暴是減少了。他討論基督徒為什麼不可以「勇武」，更鼓勵教會應該「勇武」。先別黑臉，讀了再決定是要黑臉還是紅臉。〈呆坐禱告是不夠的〉，作者是明心，是真名。你能讀出這位年輕姊妹面對教會冷待甚至龜縮那糾結和彼此攻訐的思緒。她寫了很久，寫完之後聽聞她釋放了一點，感謝主。特別要鳴謝台灣的蘇南洲社長，他是1990年始而持續十年的「二二八平安運動」的主力策動人之一。我們邀請他把當時期的抗爭經驗寫下來讓香港教會看看有什麼可以借鏡，其中不少概念的確值得咀嚼，或許可以化為教會的行動，例如「是平安不是平反」，「柔性抗衡」，「復和」，「以宗教情懷介入政治悲劇」……Rose（胡露茜）的文章以〈「反送中」運動給教會的挑戰〉為題，她認為教會應該成為七一當日闖入立法會後



除下口罩，發表宣言的示威者梁繼平所言的「共同體」，就是能想像他人的痛苦，並且甘願彼此分擔的群體。明刀明槍，總是Rose的作風。鄧瑞強博士引領教會思考〈強權下耶穌和其他人的分別〉，那種似是玩哪個不是同類的遊戲的分析，引人入勝，好讀。最後沒有明言，但已經知道該下怎樣的結論，怎樣跟隨耶穌腳蹤。

教會躲不了社會抗爭運動，躲不了Be Water，因為教會有上主的吩咐——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

收筆之際，知悉邵家臻被浸會大學停止一切教學職務，請記念和關心事情的發展。大學校園內容不下意見和立場不同的學者和教員，實在荒謬可恥。

【編者再言】這期《思》原計劃於農曆新年假期後便出版，天知道COVID-19（武漢肺炎）在把關的政權自信自大至目盲耳聾的時候殺到埋身，全城頓時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慌之中。狀況有幾惡劣和荒謬，你我日常已見不少，不用贅述。出版被耽擱了，更大問題是跌入兩難。討論反修例的時機已過，無添加地推出原先的內容是敷衍了事，態度不可取。但要加點什麼呢？反修例運動對是次抗疫可有什麼正面的影響？苦思量，頗惆悵。然而醫護以罷工抗議林鄭堅決全面封關的舉措，提醒我們反修例運動時呼籲各行各業組織工會，喊著「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口號，在這刻真是無比的合用和有力度。感謝龔立人博士馬上答允撰文，添上連線的一筆。相信往後更多人會在這兩次緊接的「瘟疫」中找到相連的端倪。

教會，算你躲得過反修例抗暴運動，但全港自救抗疫不要躲了吧！Be Water，守望鄰舍，譴責不義！

【編者三言】泣告：撰寫〈從「二二八平安運動」看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雅歌》／《曠野》社長蘇南洲先生於2月27日清晨在睡夢中辭世。編者尊稱他作「蘇老師」，敬重他對文字工作不遺餘力，同時對台灣爭取民主公義的進程貢獻良多，對香港的民主公義進程也十分關注。

下期預告：台港兩地公民社會連結的想像

抓著輪子的輪輻：教會與信徒在反極權運動中的角色

林茂國
性神學社成員



抓著輪子的輪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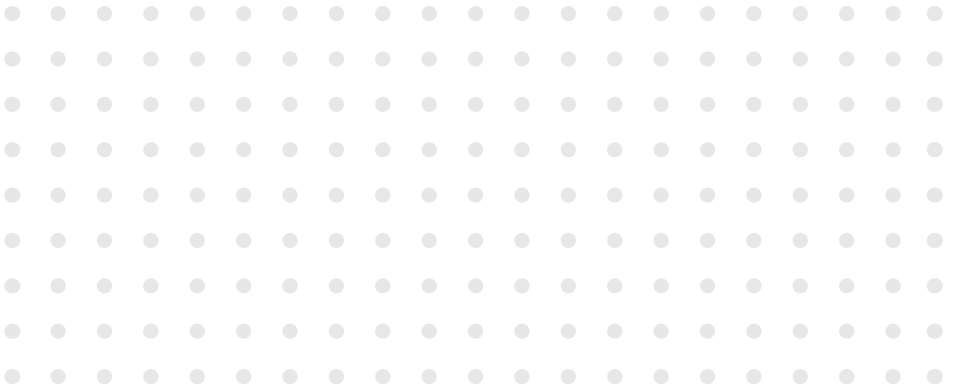
當國家行動失去正當性，造成人民權利喪失時，教會可有三方面的行動回應：除了質問國家的行動的正當性外，還要服侍在國家行動中的受害者。最後，不單為壓在輪子下的受害者包紮傷口，更要「抓著輪子的輪輻」阻止車輛的前進，也就是阻止不義的政權繼續行惡。

自6月開始，香港人經歷了一百萬、二百萬人遊行「反送中」，為一場前所未有的反極權運動掀開了序幕。而教會在運動中扮演的角色也是前所未有的，包括信徒與教牧發起聯署關注《逃犯條例》修訂。在立法會外舉行通宵祈禱會，詩歌徹夜響遍。此後在各區遊行中，多間教會開放成休息站，供路人休息暫避。更有信徒、教牧組成「守護孩子」走上前線保護示威者，以及提供義載服務，也有教會舉辦放映會。在超過四個月的運動中，教會和信徒也如流水般變成各種支援運動的力量，沒有固定的形式。但當社會形勢急劇惡化，警方暴力愈來愈不受控制，極權的威脅愈來愈大時，教會和信徒都不禁會問：作為教會，我們應該做什麼，還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除了和理非的行動外，信徒可以勇武抗爭嗎？

教會三方面行動回應

有關教會在極權統治下該採取哪些行動，我想可以從二戰時期德國牧師及神學家潘霍華抵抗納粹德國的言行中得到借鏡。他在希特拉頒布《亞利安條款》(Aryan Paragraph)後不久，發表了〈教會面對猶太人問題〉(‘Die Kirche vor der Judenfrage’)一文，指出教會與國家各有其不能取替的角色。教會知道國家行動有使用武力的必要，但也認識到在某些具體情況下使用武力在道德上是不義的。因此教會有責任不斷質問國家行動的合法性，即這些行動是在創造法治與秩序，還是造成權利的喪失與社會失序。¹換言之，教會應當向當政者問責而非減輕其責任。

當國家行動失去正當性，造成人民權利喪失時，教會可有三方面的行動回應：除了質問國家的行動的正當性外，還要服侍在國家行動中的受害者。最後，不單為壓在輪子下的受害者包紮傷口，更要「抓著輪子的輪輻」阻止車輛的前進，也就是阻止不義的政權繼續行惡。



本文開首提到教會的種種行動，顯示不少堂會在首兩項行動中積極參與。但在政權權力不斷擴張下，表態、問責、人道關懷的工作也變得無力，正如很多市民（包括信徒）由最初的和理非變成勇武抗爭者，教會又該如何應對時勢的變化，阻止不義的政權繼續行惡，支援受壓迫的港人？

見證與認信

我認為探討教會或信徒在運動中的角色與實踐上的可能性，可以先從基督教信仰實踐的基礎開始。當代德國行動神學家阿倫斯（Edmund Arens）指出基督教信仰實踐的基礎在於兩方面：見證與認信。

見證就是對一個人所見所知作出公開的陳述，他說出他的見證以致他的見聞經歷能同樣對聽見的人顯現，最終達至共識。見證是公開的政治行動，因此它可以被質疑和爭論，見證的真偽和作證者的可信性同樣重要。

當警方在記者會上例行地作出他們的「見證」時，信徒也要憑良心為真相作見證。教牧和信徒為此應走近真相，走到現場，按其經驗與觀察向其他人宣講見證，不應害怕引起爭議而噤聲，因為見證本來就應該是公共的，可被質疑和爭論的。「見證不只是讓真相顯明，也是為了揭露虛偽並痛斥之。」²《十誡》中第九誡說「不可做假見證陷害你的鄰舍」，當政權千方百計用各種假見證陷害你的鄰舍時，我們有無可推諉的責任站出來，公開地為他們作真實的見證。

如果見證是為了達至共識，那麼認信就是成就那共識，見證與認信相輔相成。³通過宣認「耶穌基督是主，祂被釘死並從死裡復活，將來在最後審判中再來」，早期基督徒表明和宣告基督與他們的特殊關係。見證可以是個人的，但認信卻使我們成為一個群體——教會。基督徒都相信人是上主的形象，本是享有尊嚴，該受尊重的，如今卻成為無辜受迫害的人，被政權和警方污名為「甲由」、「物體」⁴，信徒應理解到抗爭者的存在本身就是向創造者發出的訴求和哀號。當極權政府嘗試詆毀人的尊嚴和價值時，教會不但應發出抗議，更應採取實際行動保護示威者



的尊嚴和人權，這應是教會一體的認信。認信是成就共識，是言與行的一致。正如佩克特 (Helmut Peukert) 說：「信仰本身是一種實踐——在溝通行動中為他者肯定上主 (asserts God for others) 並試圖在行動中確認此斷言(confirm this assertion in a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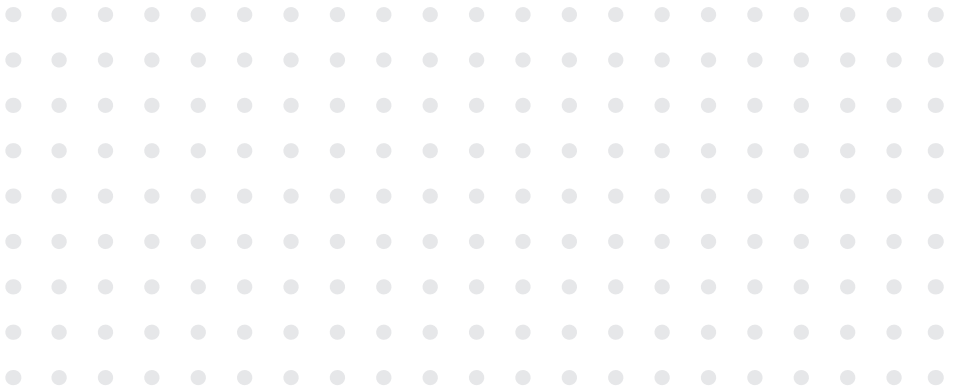
信徒可以勇武抗爭嗎？

過往基督徒在社運中的參與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但從6月起，和理非和勇武並行的抗爭模式成為新常態。部分基督徒也走上前線，設路障、熄滅催淚彈、擋子彈，甚至焚燒雜物，向來勢洶洶的警員投擲磚塊，揮棍自衛救人。

潘霍華在二戰期間加入軍事情報局 (Abwehr)，擔任情報員一職，潛伏於裡面的一個抵抗組織，密謀推翻希特拉的政權。他在一次名為「七號計劃」(Unternehmen 7) 的行動中，把十四位非亞利安血統人士送到瑞士。後來軍事情報局的暗殺陰謀被揭發，他因牽涉其中而被蓋世太保捉拿、處死。他為推翻一個邪惡政權犧牲了自己的前途、家庭、朋友和未婚妻，最後是自己的性命，只為了救鄰舍脫離希特拉的殘暴統治。

潘霍華明顯意識到自己的行動是違法的，甚至可能干犯了道德上的罪（例如參與暗殺陰謀干犯「不可殺人」的誡命），但他仍這樣做，為的是要「抓着輪子的輪輻」。有時在殘酷的世界中，抗爭者必須冒險做一些不知有用與否，甚至不能確定正確與否的事，但這不代表他們不負責任；恰恰相反，那是他們受感召於當下對鄰舍的責任。在當下的決定中，我們無法確定所做的是否最明智、最有效、最正確，負責任的基督徒只能問自己：「誰是我的主？」「祂對我的心意是甚麼？」「誰是我的鄰舍？」「我該如何回應他們發出的呼求？」

阿倫斯特別強調見證不是客觀、抽離地旁觀旁述，而是在受苦中作見證 (witnessing by suffering)。事實上，認真地對待門徒這個身分意味著願意承受他人的苦難，默茨 (J.B. Metz) 稱這種受苦是為向上主受苦 (suffering unto God)。殉道橫跨了見證與認



信，達到與耶穌的行動最高的認同——以脆弱的肉身與其承載的意念對撼政權的意識形態，以自己的赤身揭露暴政的不義，殺人的本質，顯明其虛謊。帶著殉道精神的見證人在極端的世情下實踐出的真實敲動我們的心門，邀請我們進入共同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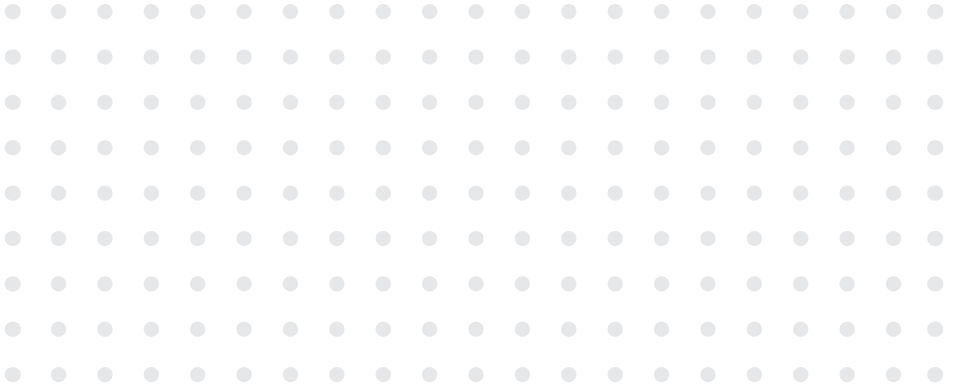
很多教牧在與年輕人相處時都以保護他們，希望他們安全為前提，安慰和關顧他們的情緒，卻未必能了解他們在抗爭中已準備好殉道的心態。「寧化飛灰，不作浮塵」不只是掛在口邊的口號，而是他們在上街的行動中實踐出來的認信。隨著警暴的程度不斷上升，被打死、被消失、被自殺，已不是隔著屏幕閱讀的鄰國新聞，而是抗爭者每天實實在在面對著的威脅。他們仍然上街，是因為他們要以行動認信自己的信仰，捍衛尊嚴，為所愛的香港人和下一代爭取民主、自由。他們被迫冒險，卻義無反顧。

我們必須認真聆聽他們的想法，並學會尊重，不能阻止他們按其領受的感召而作的行動。即使走上勇武抗爭之途，教會也應以「兄弟爬山」、「不割蓆」、「不篤灰」的精神，盡力保障他們的權利不受侵犯。教會應成為平台，而非大台。

此外，教會也應保持警惕和靈巧，教會內可能包含不同政見、理念的人，包括抗爭者和政府的支持者。教會在舉辦各種活動的時候應格外注意個人資料的保障，也要避免收集不必要的個人資料，以免被警方濫用和追蹤。教牧應為承受各種政治壓力甚至迫害做好準備，提早在同工之間達成共識，包括如何應對警方的查問、硬闖等。

願我們都能在這個世代中做好見證，認信成基督的身體，哪怕是一個受難的身體。

題目原作 | 〈教會與信徒在反極權運動中的角色〉



抓着輪子的輪輻

1. Dietrich Bonhoeffer, *Dietrich Bonhoeffer Works, Volume 12* (Minneapolis, MN: First Fortress Press, 2009), p.364.
2. Edmund Arens, 1985. "Jesus' Communicative Actions: The Basis for Christian Faith Praxis, Witnessing, and Confessing." *The Conrad Grebel Review* 3 (1): 82.
3. *Ibid*, p.83.
4. 警察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 7 月 25 日發表文章，形容示威者「不能以人相稱」，應稱呼為「蟑螂」，更有建制媒體和網頁，亦開始把示威者形容為「甲由」、「黃蟲」。「守護孩子行動」一名成員 9 月 21 日 在元朗鳳攸北街後巷被捕，有片段顯示黃衫男義工遭警察包圍腳踢，外籍警司事後形容警員疑踢向黃色物體 (yellow object)。

「反送中」運動給教會的挑戰

胡露茜
自由神學人

對於教會，耶穌的處境釋經最具挑戰之處，就是宣告上主的生命之道，藉著基督的道成了肉身，已經在今天及我們的身上應驗了！感謝今次走在「反送中」抗爭運動最前線的年輕人，他們的勇敢與鏗而不捨的精神，將耶穌基督的犧牲樣式活現在我們當中。

耶穌的處境釋經及道成肉身的福音

經文的信息之所以為我們帶來啟發，甚至生命的影響和改變，是因為經文反映上主的道切實回應在真實處境下掙扎和受苦的人的渴求和需要。

正如耶穌在安息日向在猶太會堂的人宣讀《以賽亞書》：「主的靈臨到我，因為祂揀選了我，要我向貧窮人傳佳音。祂差遣我宣告：被擄的得釋放，失明的得光明，受欺壓的得自由，並宣告主拯救祂子民的恩年。」之後，耶穌又說：「今天，你們所聽見的這段經文已經應驗了。」（路加福音四章 18-19節）

這裡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第一，這段經文指出上主不但清楚明白那些受苦和被欺壓者的處境，並針對他們的需要作出切實的回應——被擄的得釋放，失明的得光明，受欺壓的得自由。第二，耶穌的宣講，並不單是重複經文所說的，而是宣告上主的道已在祂身上應驗了！這裡耶穌基督清楚為我們示範了處境釋經及道成肉身的宣講方法和意義。

對於教會，耶穌的處境釋經最具挑戰之處，就是宣告上主的生命之道，藉著基督的道成了肉身，已經在今天及我們的身上應驗了！感謝今次走在「反送中」抗爭運動最前線的年輕人，他們的勇敢與鏗而不捨的精神，將耶穌基督的犧牲樣式活現在我們當中。

許多人問為何香港有那麼多年輕人寧願犧牲自己的時間、金錢，甚至冒著被捕、被虐待、被殺的危險，也義無反顧地投進這場「反送中」運動？

因為他們覺醒了！

思

教會躲不了 Be Water



以下提出幾點我從這運動的領受作為信徒間的互勉。

覺醒（一）政治主體意識的覺醒

2016年2月20日晚上，梁天琦宣布競選口號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光復」就是脫離黑暗，回復輝煌。他認為光復香港代表香港人要取回應有的權利，並由光復單一地區擴展至整個香港。

「時代」是指無分年齡，只要相信和擁抱自由，就是屬於新時代。

「革命」就是在社會權力分配上作根本性的改變，一個由下而上的改變，就是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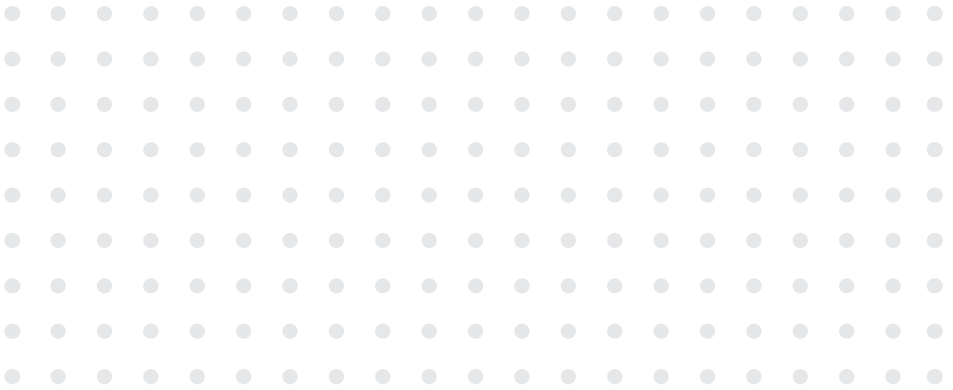
直至2019年7月，反送中運動遍地開花，年輕示威者在連儂牆張貼梁天琦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標語，及後更變成遊行中經常喊的口號。

這口號清楚顯示年青人正努力重塑一個有別於中國主權下的「香港人」身分，這種「香港共同體」的身分意識是一種新的政治覺醒。

在一次學界發起罷課的集會中，三位接受網媒訪問的同學表達的意見，主要反映一種政治主體意識的覺醒：「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

A同學說：「今日我們所做最重要的，是民族的覺醒，不是說『港獨』而是講香港人的意識……這次反送中運動可以理解為香港人向『中國模式』的入侵說『不』。」

B同學說：「因為香港的核心價值就是民主、自由及法治，今次的『送中條例』根本是破壞香港的一國兩制。如果這一刻不去守護的話，香港的未來只會愈來愈黑暗，所以我們今日一定要站出來。」



C同學說：「這次令我最討厭的是政府強推《逃犯修訂條例》。我很憤怒你不讓我說話，就算你幾惡，我都會在面前講我的想法、意見和感受。」

我認為今天普遍存在於堂會的「非政治化」(apolitical)及家長式牧養文化，是培育青年人政治主體意識的主要障礙，亦是造成教會青年嚴重流失的原因。由於華人教會大多著重個人得救，忽略《聖經》福音的處境性及社會性，缺乏追求上主國的遠象和委身，對弱勢者的需要只停留於慈惠或個人的關顧。加上教會領導層為了維持和鞏固教會及教會屬下機構的利益，會傾向支持社會穩定和諧，對不公義的事情，多以迴避及息事寧人的態度處理，避免得罪權貴。至於青年牧養事工，則較多採取自上而下的教導模式。強調灌輸正確的道德觀念，缺乏培養青年人獨立批判的思維。

如今，投身社運的青年卻公然挑戰政府，甚至教會這種家長式的管治，揭示成人世界的偽善，要求平等對話和參與權利。因為他們相信香港人要活得有尊嚴，便要由年青一代開始。從主／奴的思想解放出來，身體力行地反抗到底。

這些都是年輕抗爭者給教會的挑戰。

覺醒（二）沒有暴徒，只有暴政

今年的7月1日是香港回歸中國二十二週年紀念日。少數戴着頭盔、蒙著臉的示威者，背負法律風險，以鐵通、鐵馬、鐵籠車撞破立法會大門，成功闖進大樓內肆意破壞。有示威者塗污特區標誌，展示「沒有暴徒，只有暴政」的巨型橫額。這一衝擊立法會的行動與數周以來兩次「反送中」大遊行（6月9日的一百萬及6月16日的二百萬）保持與和平示威有明顯區別。這次衝擊行動及「沒有暴徒，只有暴政」的口號，無疑將香港的抗爭運動帶進另一波更激進的境界。

的確，那一群示威者衝進立法會時破壞了建築物和立法會的設施。然而，去年被DQ的羅冠聰議員在評論文章中反問那些指責示威者過分激進的人士有沒有了解到，為何一班本應在享受暑假，吃喝玩樂的年輕學生，有些甚至只是剛剛升上高中，需要作出如此激烈的抗爭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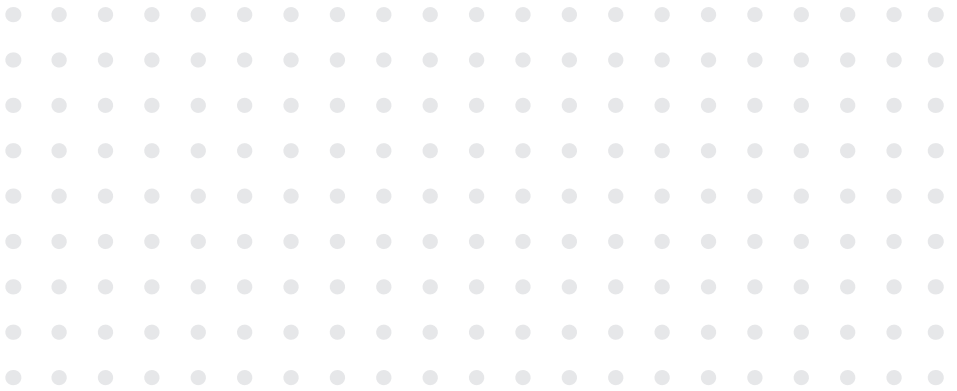
暴政衍生暴力！反暴政惡法運動至今三個多月，黑警濫暴變本加厲，林鄭月娥及其一眾高官堅拒問責下台。羅冠聰認為「在整個不公義、不民主的政治制度中，立法會成為北京不斷干預香港，傷害香港法治及自由的利器。這賦予了示威者進佔立法會的正當性以及強烈的政治意涵……假如你在現場或者網路影片中看見他們絕望和憤怒的眼神，你也許能明白到他們為何要冒著被橡膠子彈，甚至荷槍實彈射殺的風險，背上『暴力衝擊』、『暴徒』等政府安插的污名來放手一博……而驅使他們的並非想搗亂破壞的心，而是對未來的著急以及對香港的愛護，只有如此信念才能推動他們，在面對極大風險時依然擇善固執。」

普遍基督徒深信基督教必然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因為耶穌基督是徹底的「和平主義者」(pacifist)。然而在不公義和強權暴政面前，耶穌既不沉默屈從，亦不採取以暴易暴。溫克 (Walter Wink) 在《耶穌與非暴力：第三條路》(*Jesus and Nonviolence: A Third Way*) 中指出，耶穌選擇的第三條路是「易暴」，而不是「以暴易暴」。「易暴」不是完美主義者的避免暴力，而是富創意的抗爭，要在衝突中恢復各方的人性；因此對付邪惡也是對付自己內在黑暗的屬靈操練。¹

然而，我們亦不應譴責那些在絕望中，在面對巨大暴力時採取暴力作抵抗的人。例如9月15晚，北角一帶有懷疑「福建幫」人士與市民及示威者毆鬥。其中身穿「岳」字灰衣男子，看見三名港人被警方圍堵，便持棍狀物從後攻擊其中一名警員。三名被擒者得以逃脫，但他卻被警方壓在地上致血流披面，後再被近距離施放胡椒噴劑及被捕。

另一個例子是因反對納粹政府而被處死的德國神學家潘霍華。他的倫理觀不是一套抽象的、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規範，而是在深刻的靈性掙扎中尋求並服從上主的旨意。他從堅守愛仇敵和不抵抗的絕對和平主義者，進而到參與地下運動及暗殺希特拉的決定，都是他發自良知的最自由和負責任的判斷。最終交由上主審判，因為察看人心，引導歷史進程的就是上主。

溫克提醒我們「暴力不是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的絕對的惡，它只是不公義社會呈現



的病徵。和平也不是最高的善，它只是公義社會秩序帶來的結果。」²

覺醒（三）願榮光歸香港

8月31日出現的原創歌《願榮光歸香港》，迅速將香港人凝聚團結在一起，也將抗爭的活動推向另一高峰。群眾在學校、商場、公園、街道，四圍大合唱這首歌。這首歌何以發揮這麼大的感染力？

當外媒訪問作曲者之一的 Thomas，這位二十餘歲的全職音樂家表示希望這首歌能讓香港人知道「即使我們處於不安不明的時代，香港人也永不投降。」當中最震撼人心的，是歌詞唱出了港人為民主自由，不畏強權、堅韌頑強、永不退縮的抗爭精神。

Thomas形容現今香港人正在打的，是一場捍衛人民良知自由公義的持久戰，「戰場唔單止喺街頭，唔再係立法會入面對條例撤唔撤，而係思想上、道德價值上，有一大班香港人唔再係利益先行，發現有啲嘢比金錢重要，甚至比性命更重要。」

正當全城的人都熱切齊唱《願榮光歸香港》，某網媒及一些基督徒卻提出歌詞所用的「榮光」有冒犯基督宗教之嫌，因而引起教內人士就「願榮光歸香港」是否合乎聖經等問題作討論。

此外，有天主堂在一次主日彌撒中，以這歌作為禮成詠。事後，天主教香港教區發出通告表示，肯定主禮司鐸及參禮信眾對香港社會目前動盪局勢的深切關懷，但不認同將聖祭禮儀慣常用的聖歌棄用於聖祭禮儀。

以上兩宗事件反映今日的香港教會仍深受政教分離及聖俗二分的神學思維影響，認為在教會或基督徒圈子裡做的事，才是為神作的聖工；而在自己職場或社會的工作則是屬世的。政治和社會運動，更是教會碰不得的世俗中的世俗。

潘霍華早於二次大戰期間已提出「非宗教的基督教」（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



他認為教會應將「世界為基督」的觀念改作「基督為世界」。他提醒我們只有當教會為他人，特別是窮困和受欺壓的人而存在時，才是教會。³

假如我們以潘霍華這種屬靈眼光，去看這場反送中運動的抗爭者，以及《願榮光歸香港》這首歌的創作，我們會感受到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受死與復活的福音，是如何真實地透過抗爭者的流血犧牲，活活地埋在每個香港人的心中，並化成自由民主的種子！

七一當日闖入立法會後除下口罩，發表宣言的示威者梁繼平在「英美港盟 主權在民」的集會中發言說：「『香港人』這個集體身分，其實是活在我們心內，以及在我們每次抗爭，每次實踐當中。所謂的共同體，就是能想像他人的痛苦，並且甘願彼此分擔的群體。即使我們與戴著口罩的抗爭者素未謀面，我們亦視之為手足。即使與被告席上的義士非親非故，我們亦稱之為家人。他們犧牲的血汗、自由與生命，都會化成養分，滋潤這個以苦難建成的共同體。只要我們一日堅守著這份想像他人的痛苦，甘願彼此分擔的心，『香港人』這個共同體就不受地域與歷史時間的束縛。」

恒大學生會會長李翔鵠在9月開學禮中致辭，亦強調「令示威者可以堅持至今既野，唔係一種情緒，唔係一種憤怒，而係一種精神。依種精神係超越左一切利益，超越左常理。唯一既解釋，就係基於對香港既愛。因為愛係一種無私、無畏、甘願犧牲既精神。依種從愛而發出既精神，唔單止令佢地搵到自己真正既價值，更令佢地可以抵抗住被強大體制清算既恐懼，堅持住抗爭既路。」

無錯，係「愛」使香港人連成一個以苦難建成的共同體。在抗爭路上視彼此為手足，齊上齊落，一個也不能少！這也許是香港人經歷長達數月的持續抗爭所導致的「集體創傷後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 的結果。

香港教會是這共同體的一分子嗎？

在這風雨飄搖的日子，謹以《聖經·詩篇》三十七章7-9節的說話作為彼此的警惕



及互勉：「不要因惡謀得逞的人心懷不平，以致作惡。因為深信作惡的必被剪除，惟有等候耶和華的必承受地土。」

寫於2019年9月22日



1. 參看溫克著，陳永財譯：《耶穌與非暴力：第三條路》（香港：基督教文藝，2013）。
2. 同上，頁74。
3. 參看潘霍華著，許碧端譯：《獄中書簡》八版（香港：基督教文藝，1994）。

基督徒本來就是「勇武」

黎偉賢

本會社會牧職幹事



基督徒本來就是「勇武」

「勇武」當中的「勇」是「勇氣」(courage)，而「武」就是「武力」(force)，也可解作「動力」或「力量」。或許我們可以理解「勇武」就是由勇氣產生的一種力量或動力，而這種動力最後可以變成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

「反送中」運動呈現「和勇不分」

「反送中」運動開始至今，已經六個月有多。雖然運動開始初期，很多人認為這是「雨傘運動」的延續或受雨傘運動啟蒙，所以會將兩個運動作比較。但綜觀今次抗爭者使用的抗爭方法，與及面對的暴力鎮壓，卻是前所未有的厲害；致使抗爭者亦相應提升其抗爭力度，當中最明顯不過是「勇武」抗爭者的數量及所使用的武力亦大幅增加。「勇武」一詞在反送中運動被重新定義，過去一直不認同「勇武」的行為方式的「和理非」，在今次運動中竟然有著合作關係，實行「和勇不分」，彼此合作。但如何去定義或理解「勇武」？普遍都是以涉及武力，又或一些破壞行為去理解。故此對於教會或教徒來說，「勇武」的行為似乎是不能接受，故此教會或教徒都一直只會是「和理非」，甚少會成為「勇武」，就算有，也不敢承認。

教會或教徒之所以不接納「勇武」，是由於其涉及使用暴力去解決問題，而暴力(violence)是不能被接受的，因為耶穌基督是和平之子，故此教會或基督徒不能與暴力拉上關係。但與此同時，一些教會及信徒對於警方所使用種種不適當的，甚至過分的「武力」(force)去對待示威者時，卻又包容。為什麼示威者使用的就是「暴力」，要被譴責？而警察使用的就是「武力」而被接受？當然，我不是認同或鼓勵大家使用「武力」或「暴力」，認為可以解決問題，而是指出一些教會及信徒在「武力」的理解上，可能因為對方的身分而有不同的詮釋。

基督徒不可成為「勇武」？

什麼是「勇武」？是否在抗爭示威運動中，站在最前線，與警方短兵相接，又或甘願冒著被捕或生命危險作出一些抗爭行動的便是「勇武」？就這樣表面地從抗爭示威運動中所站的位置或行為去判斷？這樣對「勇武」的詮釋，也許太流於表面和狹窄。「勇武」當中的「勇」是「勇氣」(courage)，而「武」就是「武力」

(force)，也可解作「動力」或「力量」。或許我們可以理解「勇武」就是由勇氣產生的一種力量或動力，而這種動力最後可以變成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

回顧2014年的雨傘運動，又或今次的反送中運動，教會所做的一般都是擔當一個相對保守及被動的角色，例如開放堂會作休息用途。而教牧同工或信徒則主辦祈禱會，唱唱詩歌，又或一些和平集會。作為教會及信徒，我們是否就只有這些可做？當然不是，因為我知道一些教牧同工及信徒都有走在運動的前線，在運動中擔當不同角色，用行動去向這個不義的政權說「不」。可惜他們的行為卻不被教會接納和理解，致使他們都敢做而不敢言。我曾經聽說有個傳道人因為在其個人的臉書轉載一些批評政府的新聞，而遭到會友投訴，最後要公開澄清及移除相關新聞，才能平息事件。

當我們面對警方的濫捕行為，過分使用武力，甚至傷害和平示威的市民時，我們是否就只有祈禱或開放堂會可以做？傳道同工面對會友無理取鬧，甚至向教會施壓，打壓及侵犯同工的個人權利及自由的時候，我們仍然以息事寧人的態度去處理？

麥子落在田裡的啟示

生活在香港，因為競爭劇烈，我們都習慣跟著主流價值觀走，穩步向前，以獲取大眾認同。久而久之，這形成了自己的安舒區，甚至很多時會抱住「不做不錯，少做少錯」的想法。這種模式，在太平盛世的時候，確實能夠讓社會及大眾安穩地生活，問題不大，只是會令社會停留在某一階段，不會向前。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翰福音十二章24節）

耶穌基督透過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基督透過死後復活而拯救了眾生，基督知道這是天父給祂的召命，必須要去完成。或許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上，我們習慣去「守」住一些我們擁有的東西，所以從小到大，我們都被教育「儲蓄」是良好的習慣。當然我不否定這種觀念，但若墨守成規，這可能會成為我們的限制，甚至籠牢。一粒



麥子，若你當它如珠如寶地保存著，它永遠就只是一粒，不會結出果子。這就像我們永遠活在安舒區一樣，永遠都是這樣，不會有任何改變，也不會為世界帶來任何影響及好處。

敲鐘者是不折不扣的「勇武」

今天香港面對這樣困難的處境，一個又一個被失蹤，被自殺。警方的濫捕及暴力，法治的崩壞，政策向商界的偏頗，民生問題等，作為教會或基督徒我們又可以做什麼？我想起一位老牧者——朱耀明牧師，他因「佔領中環」一事而被定罪，在判刑前宣讀的《敲鐘者言》，提醒我們如何作主的門徒。朱牧師本已退休，理應可以不問世事，安享晚年，但朱牧師卻選擇為公義發聲。縱使他知道教會是保守的，對於教牧同工參與社會運動，是有所保留的，但朱牧仍然選擇與弱勢及受苦者同行。在這扭曲悖謬的時代，專橫跋扈的政權下，甘願成為一個勇敢的敲鐘者，為的是喚醒香港人的靈魂，不要再沉睡，要起來為公義發聲，向極權說「不」。朱牧需然沒有符合一般人對「勇武」的定義，但他勇於走出自己的安舒區，為著公義及喚醒世人，甘願犧牲自己的名節，承受無比的壓力及打壓，仍然願意成為「敲鐘者」，他說：

「作為一個終生為上主所用，矢志與弱勢者和窮苦人同行，祈求彰顯上主公義，實踐天國在人間，傳頌愛與和平福音的牧師，垂老之年，滿頭白髮，站在法庭被告欄，以待罪之身作最後的陳辭，看似極其荒謬和諷刺，甚至被視為神職人員的羞辱！」

這是不折不扣的「勇武」，他的犧牲，就像一粒麥子掉在地上死去而結出許多子粒一樣，為信徒作了一個最好的示範，如何作主的門徒。所以在今次反送中運動中，教會與信徒應該走出自己的安舒區，成為一個個敲鐘者；教會領袖更應帶頭，以鼓勵信徒也成為敲鐘者，一起喚醒香港人，為公義發聲，向不義政權說「不」，推動香港民主發展。



「如果我仍有氣力，必繼續在教會敲鐘，在世上敲鐘，在人心敲鐘。」

——朱耀明牧師

所以，基督徒本來就是「勇武」！

思

教會躲不了
Be Water

呆坐禱告是不夠的

| 明心

一名唔想呆坐的信徒

思

呆坐禱告是不夠的

我們可以好好運用教會得天獨厚的人際網絡，連結各行各業的教友，集思廣益組織行動，成為抗爭的團契。不止是連結專業人士，信徒向弟兄姊妹傳達抗爭的消息，澄清不實傳言等等；運用教會無遠弗屆、打破文化藩籬的傳福音經驗，可以發揮的文宣力度無可估量。

Somebody's threatening your way of life and you all are just sitting here praying, like uh a bunch of babies?

— South Park S20E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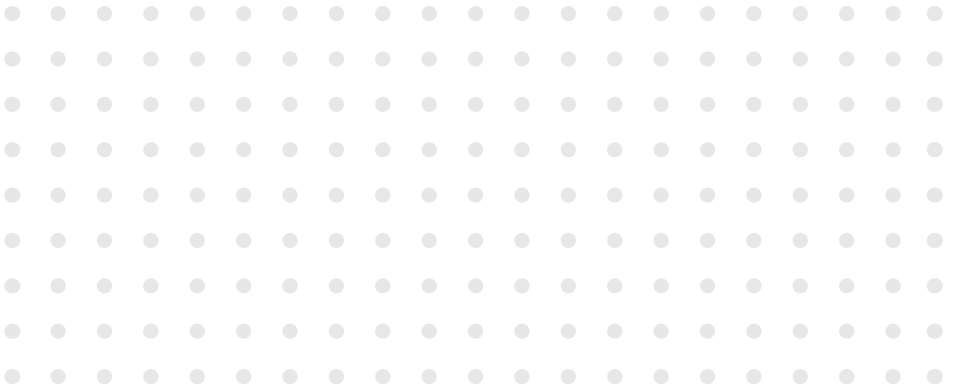
有人威脅你們的生活方式，你們卻只會呆坐著禱告？跟一群小嬰兒沒兩樣？

——《南方公園》第20季第9集

呆坐禱告是不夠的

自6月開始，抗爭現場出現信徒群體有形及可見即時效果的參與，包括祈禱會，徹夜唱詩，機構或教會開放作休息站，甚至個別信徒或教牧在衝突前線嘗試調停或保護弱者的行動。在此需要註明「個別」，因為以宗派或教會名義見報者，大部分都會受到來自機構／總會／教會領袖／平信徒施壓。換言之，教會作為一個整體，對社會運動的立場不一，而且牌面「不支持者」較多，以致發展出「講壇不應講政治」的政治審查現象。¹本地信徒（甚至不少理應受過神學訓練的教牧）對基督宗教與政治千絲萬縷關係之不了解²，持續消耗著教會內部的力量，以致教會不能好好地踐行上主的使命。³

教會應當跟隨基督，傳好消息給社會弱勢，宣告被擄的得釋放，受壓制的得自由。（以賽亞書六章11節；路加福音四章18節）為了實現這些好消息，不讓宣告變成虛妄之言，就要以行動成全我們的信心。（雅各書二章22節）我主耶穌曾明確列出行動清單：使飢者得飽，渴者得喝；有家歸不得者有容身之處；赤身者有衣可穿；傷病者得看顧；被囚者得安慰。（馬太福音二十五章34-45節）



說的比做的容易，知而不行是平常，這就是我們的軟弱。

禱告不能代替應做之事

我來自一個連唱詩、祈禱都要自我審查的宗派。個別堂主任或堂會領袖經過個多月的沉澱（或良心責備）才開始爭取以不同方式——或明或暗、或部分時間、或半開側門地讓教會作休息站。一方面因反應緩慢又曖昧不明的態度，為支持抗爭的教友所不齒；另一方面因「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馬太福音十章26節；路加福音十二章2節），馬上便遭受上級斥責及資深教友警告。不少主事者都抵不住各方壓力而撤回開放教會作休息站的決定。⁴ 做個好撒馬利亞人也不敢，非常可悲。

可惜故事未完。為了盡量與抗爭運動保持距離，又不能完全擺出事不關己的態度置之不理，高舉愛與和平旗幟的敝教會於是舉辦祈禱會。偏偏祈禱內容是漠視民眾遭受制度暴力的「願各方放下成見」，絕口不提公義地「呼籲信徒以愛復和」、「但願社會早日回歸平靜」。教堂在大型遊行前提早關門，特別在街頭衝突時落閘緊閉大門，然後教會組織事後選址某遠離示威的堂會舉辦醫治祈禱會。這些小動作翻出來就是：借保障同工為由，掩耳不聞鄰舍的呼救，並且企圖以祈禱會作贖罪券，掩蓋見死不救的罪咎感。但這些事後祈禱會也是疏疏落落的，表示即使部分教會高層有贖罪的意圖，更多的教友卻連已經得罪了上帝也不自知。

面對「不知道、不相信、看不到」的教友，大部分人選擇對所看見所聽見的閉口不言。把無聲的和諧看為和睦，那些多重考慮背後或許真有善良的意志，但掩蓋不了其中恐懼的氣息——怕得罪人，影響教會奉獻甚至同工飯碗；怕起爭端，負起分裂教會的責任；怕被討厭，失去向未信者傳福音的機會；怕……

基督徒，不要怕 | 教會，不要怕

教會中的你我都是無知、迷失、被軟弱所困的人，蒙召的牧者、同工、教友亦如是。（希伯來書五章1-3節）



話說7月1日之後那主日，經歷連日社運的衝擊，我尤其感到要前往參加崇拜尋求上帝。推開教堂大門一股喧鬧湧到面前，是熱鬧如常的聚會、平常一般的笑容。抵受不住現實的溫度差，我轉頭走出了教堂，另覓禱告的地方。我事後回想其中那些熟悉又陌生的臉孔，大概不可能不問世事到這種程度。「其實我也支持年輕人」，我的朋輩受到不少從這些從教友而來，但語意曖昧的鼓勵。他們懷著不同的想法避談政治，其中來自人際關係的壓力似乎比為公義發聲的良心催逼大力得多。

怕得罪人的教會手足啊，順從上帝多於順從人是應當的。（使徒行傳五章29節）因為耶穌論到那將要來的逼迫也曾提醒我們：「不要怕那只能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也不要怕有權有勢的人，甚至來自家人親戚朋友的壓力；應當坦然無懼的盡自己所能做應做的事。」（馬太福音十章16-28節）包括說出所看見所聽見的事情。（使徒行傳四章20節）

假如你還是有許多顧慮，但只要你是希望為這場運動出力的人，就請不要放棄教會戰線。

教會戰線

運動持續至今，有賴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前線、後援、助攻，人人盡做。對照「耶穌運動」的軌跡亦如是，那些尚未組織成教會的群眾，就是不分背景一同為主出力的弟兄姊妹。今天香港基督徒參與抗爭運動亦如是，但似乎基督徒以外的身分發揮較大的作用——也許是我們忽略了教會（作為其中一條戰線或抗爭平台）可以為抗爭運動做得更多。

今天我們也可以好好運用教會得天獨厚的人際網絡，連結各行各業的教友，集思廣益組織行動，成為抗爭的團契。不止是連結專業人士，信徒向弟兄姊妹傳達抗爭的消息，澄清不實傳言等等，運用教會無遠弗屆、打破文化藩籬的傳福音經驗，可以發揮的文宣力度無可估量。

「多一人大聲呼喊，城牆就會早一點塌陷。」（約書亞記六章5節）

教會手足，個人的力量雖小，那聽禱告的上帝卻有大能。我們所信的是那為疲乏軟弱者加力的上帝（以賽亞書四十章29節），那釋放我們、使人得自由的基督。（加拉太書五章1節）越恐懼，越軟弱，越要緊靠主。（哥林多後書十二章9-10節）越是被無力感和悲憤充溢，越要祈禱、讀經、唱詩、靈修，支撐我們繼續抗爭。

當我對教會失望到無以復加之時，在集會或街頭遇到基督徒唱詩或祈禱就是我的第一大救贖。正如電影《蝙蝠俠：夜神起義》的名句 'A hero can be anyone, even a man doing something as simple and reassuring as putting a coat on a young boy's shoulders to let him know that the world hadn't ended.' 不要輕看你的歌聲或祈禱聲，可以拯救靈性黑暗的信徒生命。

為這場運動祈禱，為這場運動唱詩，為這場運動做一切可做的事。

信徒！是否聽見，他們花巧語，「祈禱有何用處，禁食何其愚？」

信徒，勇敢回答：「祈禱終身行！」戰後得見和平，夜盡見光明。

~St Andrew of Crete (660-732) 《慎毋玩弛歌》
(Christian! Dost Thou See Them) 第三節

1. 馬保羅，〈這是我的立場——傳道牧者應對任何政治審查說不〉，《信仰百川》，2019年7月26日，<http://faith100.org/這是我的立場-傳道牧者應對任何政治審查說不/59056>。
2. 〈教會再思政教分離 避免觸及權力政治〉，《基督教週報》，2019年9月1日，<http://christianweekly.net/2019/ta2038354.htm>。
3. 何牧師，〈耶穌只傳福音、不管政治？基督徒應如何看待？〉，《時代論壇》，2019年12月4日，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60486&Pid=104&Version=0&Cid=2053&Charset=big5_hkscs&fbclid=IwAR3rKY7sQ7mNhvenF49SgQ41DtIYnKoKmr4mMl8zj0QyvxcET3xpCBdZ8。
4. 劉旭東，〈開放教會的爭議〉，《時代論壇》，11月29日，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60414&Pid=104&Version=0&Cid=2052&Charset=big5_hkscs。

從「二二八平安運動」 看香港「反送中」運動

蘇南洲

《雅歌》出版社社長

思

從「二二八平安運動」看香港「反送中」運動

因為我們是基督徒，所以是「平安」運動，不是「平反」運動。我們沒有要反任何人，只是要為這塊土地上的人帶來平安。有甚麼不平安的，我們把它處理掉，讓它過去就好了。所以進行此事的時候，一直用的是「柔性抗衡」而非強力抗爭。我們沒有要向政府抗爭，而是要與政府做修和工作的夥伴。一旦你要做抗爭，那個夥伴關係就不可能存在了。

山雨欲來風滿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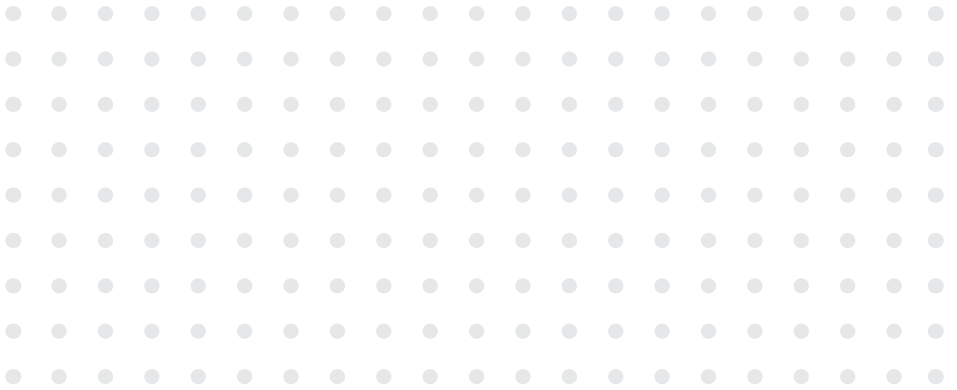
2019年5月底，我應HKCI之邀前往香港分享我在1990年起推動「二二八平安運動」的經驗與心得，那是一段以小博大、以弱擊強、以蚊抗獅、以民對官的十年辛苦歷程，唯一所憑的是上主的保守與帶領。同場論壇也有韓國「光州事件」經驗的分享。

不久香港便舉行六四事件三十年的大遊行，再來就是6月9日「反送中」運動的百萬人大遊行，掀起香港「反送中」持續半年、方興未艾的一連串抗爭，展現出香港人令人尊敬的執著和韌性。

五個月後的11月24日香港區議會選舉結果出來，以三百八十八席對五十八席，泛民派大勝親中派。在經過連續多次的上街抗爭遊行，受盡暴警「被毆打」、「被開槍」、「被性侵」、「被浮屍」等等兇殘手段對待後，香港人總算吐了一口悶氣。區議會投票的結果，顯示出大多數的民眾對反送中抗爭高度的支持，並且用選票來展現反送中抗爭的合理性。然而，距離「五大訴求」、「榮光重歸」的達成，香港人前面還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需要沉住氣，有步驟、有節奏地忍辱負重，匍匐前進；直到暗黑山頭真正翻過，光明重現香港為止。

如何進場、續場和收場？

2019年聖誕節，香港人沒有享受一個真正的平安夜，街頭抗爭仍然發生，許多商家關閉，原本熱鬧歡愉的佳節黯然失色。



在這次香港反送中運動中，港人的壓力與苦悶之大接近爆炸邊緣，數月以來雖然香港人在抗爭形式上有著不斷和不同的嘗試，但仍至少還缺腦袋（大謀略），關係著這場仗要如何進場、續場和收場。

自香港2014年9月「佔中」運動後，損兵折將，被打的打、抓的抓、關的關，換來空前的集體沮喪。五年後的這次反送中運動，港人學聰明了，祭出‘Be Water’戰法。時至今日，雖尚未見大規模強力鎮壓，但據聞因此被抓捕者已達六千人之多。

以此次反送中運動及「五大訴求」來看，港人所要的不過是極基本的「身分認同」、「自由」、「法治」、「民主」等現代文明社會中如陽光、空氣和水一般天經地義，不假外求的物件，誰知竟是比登天還困難！

以「二二八平安運動」來看「反送中」運動

若以《曠野》三十年前曾推動的二二八平安運動來看今天的香港反送中運動，我們曾用力掌握住民主運動的「主體性」、「主動性」、「主導性」、「主場性」和「主僕性」等五項要素。若是放在今天的香港，我會去組織「反送中團契」（「反送中」運動的受害者與關懷者團契），彼此關懷、探訪、勸慰。延伸組織「反送中詩班」，將上帝給人的尊嚴與榮耀傳唱到每一角落。建構「主體性」是所有民主運動的首要。既然兩軍對陣，我們是不會等待對手釋出善意的，必須具「主動性」，事事採取主動。我們曾在「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的嚴密監控下持續辦過多場活動，如「平安禮拜」、「和平彌撒」、「等待禮拜」、「清明禮拜」、「巡迴音樂會」、「美展」等等。若是放在今天的香港，或許可去辦個「反送中攝影展」，將許多媒體朋友數月來在反送中運動中所拍攝的珍貴影像紀錄，一一呈現在世人的面前，讓更多人關注這個與港人的自由與民主密不可分的重大問題。此外，我們也是有「主導性」的，從真相、道歉、賠償、建碑建館、定和平日、設基金會，引導政府一步一步走上正確的路，這就是幫助罪人走義路（help the sinner on the righteous way）。我們用溫柔的手法將對方挽回過來，教政府怎麼做，你若不會道歉，我教你怎麼道歉。還有「主場性」，譬如我們辦「等待禮拜」，用一首鄉村歌曲叫做 *Tie a*



Yellow Ribbon on the Old Oak Tree（繫條黃絲帶在老橡樹上），表達等待家人回來的心情。所有活動都邀請政府的相關人員來，他們來就是進入我們的場子，我們不會在對方的場子裡面玩對方的遊戲。若是放在今天的香港，我會頒十個獎給建制派的大哥大們，請問「獲獎人」大還是「頒獎人」大？今天香港意識如此高漲，應該是有些值得嘉獎的貢獻者的，向來大方的香港社會，應該不會吝於一頂華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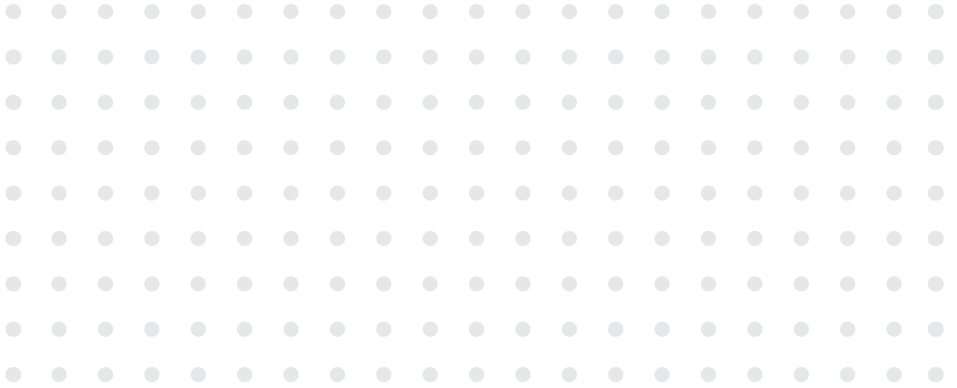
社會運動者有四項任務必須同步進行，必須一邊建構行動論述，一邊傳遞民主理念，一邊積累社會資源，一邊凝聚全球民心。反送中運動亦如是。而且半年下來，民心、資源、理念和論述皆能建立了相當的基礎，只需加深、加大（已可在書店或相關管道取得不少反送中書刊），比起我們二三十年前二二八平安運動的孤軍奮戰豐盛許多。

設身處地、感同身受乃良性互動的前提

反送中運動持續抗爭至今已超過二白天，將如何續場、收場？何時收場？這是所有關心香港前景及反送中運動的師友共同的課題。在二二八平安運動中，「良性互動」一直是我們的原則，給對手一條路走，也是給自己一條路走。反送中運動如想有個好的結局，必須有人預先設下一個「好局」。

首先，「設身處地，感同身受」是雙方「好局」的前提，也就是「彼此站在對方的立場，去感受對方的感受」。別的宗教我不清楚，起碼基督宗教可以做這樣的事。首先，要追求真相。有了真相，就該道歉。由於上帝已經派耶穌來站在我們的立場，跟我們一起走過困難的路，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正是基督教的精神可以派上用場的時候。其實「復和」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面子的問題。因為道歉好像會丟面子，其實道歉是勇者的態度。

在二二八平安運動中，我們不用「平反」這兩個字，我們用的字是「平安」，就是 *shalom*。一個 *peace movement* 或是 *shalom movement*，要讓二二八的悲劇成為過去，讓它不會再發生。每個人都是上帝創造的，每個孩子都是父母生的。父母會喜



歡他的孩子走在甚麼樣的路上，我們也是幫助犯錯的政府，走在上帝會喜歡走的路上。我們並非從事政治運動，「二二八平安運動」是個以宗教情懷介入政治悲劇的關懷行動，是「柔性抗衡」的運動。

如果說這裡有一扇門被擋起來了，鑰匙在我口袋，你希望進去，你是想從我的口袋裡面搶下鑰匙開門進去呢？還是希望我用鑰匙開了門，然後請你進來呢？我們的方式就是想讓政府願意用鑰匙開這個門，然後請我們進門。

因為我們是基督徒，所以是「平安」運動，不是「平反」運動。我們沒有要反任何人，只是要為這塊土地上的人帶來平安。有甚麼不平安的，我們把它處理掉，讓它過去就好了。所以進行此事的時候，一直用的是「柔性抗衡」而非強力抗爭。我們沒有要向政府抗爭，而是要與政府做修和工作的夥伴。一旦你要做抗爭，那個夥伴關係就不可能存在了。

復和是要沉住氣，一步一步地才能成功

「二二八紀念碑」中間有一個水池，水池上面有一個「琮」，那是一個內圓外方的大器皿，中國古代拿來祭地用的。因為二二八有很多的血流到地上，所以是要祭地。二二八建碑的過程中有很多戰鬥，從選基地開始，到擬定競圖辦法，到評審定案，最後建碑完成。這裡面一仗又一仗，不是那麼簡單的「對抗」就可以達成的。「壯烈犧牲」還是「忍辱負重」，哪一個比較容易？我們要忍住悲情，忍住氣憤，然後一步一步真正解決問題。我們花了十年心力，走「忍辱負重」的路。

復和，必須要用和平的過程來達成，好的結果也要有好的過程，那是十分困難的事。除了設身處地、感同身受外，還必須加上來自上主的智慧與勇氣；加上各種專業的創意技法，再加上持久的耐力與韌性。只有香港人最了解自己的處境、文化的需要，我只能談一些原則性的建議，至於具體的作法與細節，還得香港師友自己尋求、思考、設計並付諸實現。

無論如何，我們可以從基督教信仰的出發點來處理社會課題，其實宗教可以對社會



做出更多的貢獻。因為有耶穌的道成肉身，幫助我們可以用上主的角度來看待反送中運動，盼望復和的榮美早日來到。香港加油！

從「二二八平安運動」看香港「反送中」運動

本文首於《曠野》雜誌241期刊登

強權下耶穌和其他人的分別

| 鄧瑞強

香港神學院神學及倫理學副教授

耶穌與各派系格格不入。「既不能和統治者，又不能和造反者合流；既不能和道德家們，也不能和沉默的禁慾者合流。……他沒有黨派作後盾，卻向各個方面提出挑戰，是『不合乎任何規範的人』。……他比祭司們更接近上帝，在對待世界的態度上比禁慾主義者更自由，比道德家們更講道德，比革命家更革命。」

面對強權，耶穌與其當代的宗教人士有不同的對應方式。本文只是簡單地呈現在強權下耶穌與當代其他宗教人士在對應方式上的分別，藉此提供一點資料，讓各人思考應以甚麼樣的信仰去面對強權。¹

耶穌當代的宗教人士，大分四類：祭司／撒都該人、奮銳黨人、愛色尼人、法利賽人。祭司／撒都該人是建制的，奮銳黨人是激進而革命的，愛色尼人是激進而非政治的，法利賽人是在夾縫中妥協的。耶穌，與他們，有相近的地方，也有完全不同的地方。

耶穌期望新的世界

祭司／撒都該人集團，是羅馬政權的合夥人。一方面，他們對羅馬採取合作態度；另一方面，他們嚴格地遵守摩西的律法。無獨有偶，在今日，很多與建制關係良好的教會，在道德上也是嚴格的。他們如此表現，一言以蔽之，就是「保守」。他們保守地持守律法的嚴格要求，不敢踰越既有的規範，不輕言放棄嚴格的律法。同時，他們也保守地維持政治現狀，不敢推翻現有的一切，也不意圖改變。

縱使耶穌對門徒也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但耶穌與他們有一重大差別，在於耶穌常常想像即將來臨的天國。這天國不是當下的現實，而是反抗現狀，改變現狀的。現存的一切，並沒有終極性。在天國的想像下，「一切反上帝的、撒旦的東西都會被鏟除。艱難、痛苦和死亡會被消滅……拯救與和平將會確立。」²耶穌對一個新世界的期望，明顯會令他批判這個不濟的舊世界。一個人，若沒有對明天的期望與想像，他有的就只能是當下的現實，他能做的就只能擁抱當下的現狀。耶穌明顯不是這樣的人，他有強烈的終末意向，他總是期望那即將來臨的天國。在這意義上，耶穌不

思

教會躲不了 Be Water



可能像祭司／撒都該人集團一樣是建制的合夥人。耶穌是革命者，問題是，他是一個甚麼樣的革命者。

奮銳黨人，是全然反建制的，是激進而革命的，他們對羅馬政權實行不合作運動。他們拿著刀，be water地行動，游擊地給羅馬政權製造麻煩，「私了」地處置敵人。他們會說，面對暴政，和理非的行動是沒有用的。他們用自己的方式，消滅現世政權，建立他們的理想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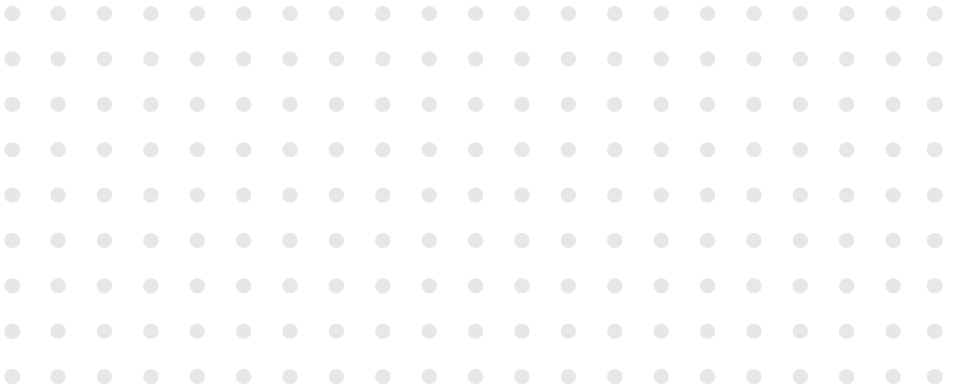
耶穌是一個激進的奮銳黨人嗎？天國的思想不就是一種革命思想嗎？耶穌大力的「反對社會不義、法制失調、貪婪、狠心，他代表了貧窮的、受壓迫的、受迫害的、困苦的、被遺忘的人。……他所宣傳的上帝不站在統治者和當權派一面，而是帶來解放和拯救。」³耶穌是一個激進的革命者嗎？

天國意識是非暴力革命

耶穌明顯不是一個有政治意圖的人。「他沒有政治希望，沒有革命戰略和策略……沒有積累權力的傾向。我們所看到的均與此相反：放棄權力、寬容、恩惠、和平；脫離暴力與反暴力的惡性循環。」⁴「他不向壓迫性體制發動攻擊的信號，他不從右方或左方促使政府垮台。他等待著上帝實現激變，宣布已經具有決定意義的是上帝本身對世界的不受限制的、直接的統治，這要等待，不需強力。」⁵

由始至終，耶穌想著的，是天國。當然，天國意識會批判當下不義的現實，但天國意識同時拒絕將人分成敵友，拒絕為了革命的名義而使用武力，拒絕為了政治目的而散播仇恨。天國意識所要求的革命，是一種非暴力革命。這革命要求的，是人對罪的真誠懺悔，及人對神的真正皈依。「人必須擺脫的真正的異己勢力不是世俗的敵對勢力，而是惡的力量，即：仇恨、不義、紛爭、暴力、人的全部自私自利，還有痛苦、疾病和死亡。……必須克服的惡不在於制度，不在於各種結構，而在於人。」⁶

耶穌這種態度，是否很「離地」？若以「貼地」言，解決暴力的最簡易方法，是還



之以更大的暴力。在客西馬尼園，面對手拿武器的人的圍捕，耶穌脫險的最簡易辦法，是求天父差遣十二營天使來救他。耶穌沒有這樣做。耶穌不是奮銳黨人。如此說來，耶穌是一個「離地」的退縮者嗎？

愛色尼人以另一種激進的方式去反抗這個不義的世界，他們「不要造反，而要否認；不要攻擊敵視上帝的世界，而是放棄這個世界；不要掌握歷史，而是退出歷史。」⁷ 他們遠離這個強權的世界，退到曠野中，過隱士的生活。反正都不能與世界的暴政對抗，不如退隱野外，但求潔身自愛。這是一種徹底的政教分離，徹底到一個地步，他們遠離世俗，自組自建另類社群，孤芳自賞。

政教分離不是耶穌的選擇

耶穌與愛色尼人相近嗎？耶穌也離開了他的家庭，離開了他世俗的職業。他露天而食，席地而睡，漂泊無定，處處為家。但至終，耶穌不是愛色尼人，因他並沒有真的背離這個塵俗的世界。耶穌與世俗裡不同階層的人打交道，他不單沒有背離這個被罪污染的世界，還深深地進入其深處。他不會因自潔的理由而遠離罪人，反而因為有病的人需要醫生而走向他們。耶穌不像愛色尼人，對這被暴力污染的世界採取敵對態度，他憐憫一切罪人。耶穌宣講的天國，不是在罪惡世界的彼岸，而是要彰顯在這塵世中間，讓一切被強權欺壓的人領受仁愛的恩典，讓他們被充權去活得更豐盛。就以上的一切而論，耶穌不是愛色尼人，不是遠離世事的孤芳自賞者。

最後要說的，是法利賽人，他們是在夾縫中努力妥協的人。他們不是祭司／撒都該派那樣的建制人物，他們與建制保持一定距離。他們不是奮銳黨人，他們是站在道德高地的和理非。他們不像愛色尼人那樣藉空間上的分隔來表達自己的「分別為聖」，而是藉著宗教上及道德上的嚴謹來「分別為聖」。在耶穌口中，法利賽人是如此祈禱的，他說：「神啊，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勒索、不義、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路加福音十八章11-12節）他們盡上宗教上及道德上的責任，藉此將自己和罪人分別開來。但又正因為法利賽人想嚴格遵守律法，而現實上卻有很多限制令人無法遵守，於是，法



利賽人便陷入無日無之的辯論裡，要努力說明，在甚麼情況下不作律法要求的事而仍不算作違反律法，如在安息日，救活一隻跌入坑中的牲畜，不算是違反安息日，等等等等。法利賽人對律法的繁瑣討論，是試圖讓人在嚴謹的律法裡能因應具體情景找到靈活的出路。法利賽人就是這樣，在夾縫中努力找出路。他們不走向建制，但也不走入荒野。他們不暴力、不激進，但也不是對自己毫無要求。

耶穌堅持作正確的事

耶穌是一個法利賽人嗎？耶穌有些地方很像法利賽人。耶穌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但同時也樂於寬恕。他的崇高道德，建基於內心的純潔，多於法利賽人重視的外在禮儀。在安息日，耶穌不是甚麼都不作，而是作正確的事，並聲稱「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馬可福音二章 27-28節）這就是說，律法本身沒有神聖性，律法的依歸是在人。這想法顛覆了法利賽人的核心信念。

耶穌「沒有宣布一個通過嚴密執行律法和更好的道德來建立、實現、構建、形成的上帝之國。沒有一種道德裝備能夠實現它。耶穌所宣布的王國是由上帝的解放和歡愉行為創造的。上帝之國是上帝的創作，他的統治帶來解放和歡愉。」⁸耶穌用接納、仁愛、寬恕、恩典的方式，讓這天國臨現。就這而言，耶穌不是法利賽人，因為法利賽人的挑剔，只會加深人的罪咎，使人更不能體會天國的實在。

總的來說，耶穌與各派系格格不入。「既不能和統治者，又不能和造反者合流；既不能和道德家們，也不能和沉默的禁慾者合流。……他沒有黨派作後盾，卻向各個方面提出挑戰，是『不合乎任何規範的人』。……他比祭司們更接近上帝，在對待世界的態度上比禁慾主義者更自由，比道德家們更講道德，比革命家更革命。」⁹之所以如此，是因耶穌想著的是天國。天國是屬乎上帝的、屬乎上帝的將來的，是仁愛的、恩典的、接納的。這天國對抗著、審判著現世的邪惡，也因其「將來性」總令人預期著消除現實邪惡後的新天地。這預期，推動著耶穌的一生，也推動著跟隨基督的門徒的一生。



| 題目原作〈耶穌和其他人的分別〉

| 分題由編者擬

思

教會躲不了
Be Water

1. 本文觀點主要參考Hans Küng的*On Being a Christian*的C/1-4的觀點。本人用的版本是漢斯·昆著，楊德友譯：《論基督徒》（北京：三聯，1995），頁213-262。
2. 漢斯·昆著：《論基督徒》，頁219。
3. 漢斯·昆著：《論基督徒》，頁225。
4. 漢斯·昆著：《論基督徒》，頁227。
5. 漢斯·昆著：《論基督徒》，頁227。
6. 漢斯·昆著：《論基督徒》，頁232。
7. 漢斯·昆著：《論基督徒》，頁233。
8. 漢斯·昆著：《論基督徒》，頁256。
9. 漢斯·昆著：《論基督徒》，頁260。

從反逃犯修例到抗疫： 我們的信念變得更堅韌

龔立人

本會義務總幹事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

不論是梁天琦或梁繼平提出的痛苦共同體，我們在當下疫情徹底地實踐了。但有別於政府所宣傳的抗疫歌，痛苦共同體強調同在和憐恤之餘，也強調公義和參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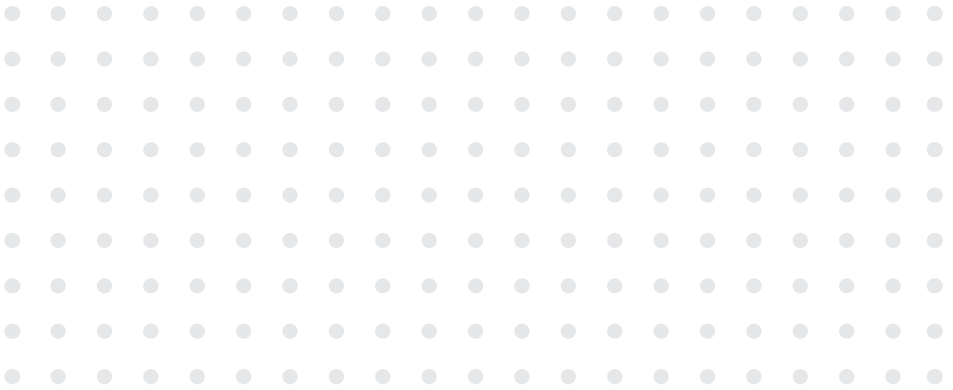
1月底開始在港傳染的 COVID-19（武漢肺炎）打亂了香港人的生活節奏。但經歷了近九個月反逃犯修例的香港人，我們似乎比想像中更具洞察力和堅韌力。第一，香港人沒有因這次「天災」而順命，因為我們知道「人禍」更可怕。「人禍」之一是中國政府的官僚、禁聲作風和沒有面對真相的能力；「人禍」之二是香港政府事事以政治考慮為主，失去應要有的自主判斷。「人禍」是因謊言主導和甘願成為被主題而來。COVID-19一事沒有淡化香港人的「五大訴求」，反而更指出普選的重要和迫切。繼續由一個由不民主選舉產生的香港政府管理香港，只會出賣香港，事事向北京叩頭，並習慣說謊。最後，香港要成為「陪葬品」。

第二，香港人愈來愈體驗「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必要性。這是雨傘運動和反逃犯修例的經驗。我們全城因搶購口罩、消毒物品、廁紙等而變得瘋狂，甚至有商店趁火打劫。一名星加坡官員說，「香港人變得如此笨拙，這是由無能政府造成。」然而，我們城市中仍有很多人發動互助精神：自掏腰包、搜購物資、照顧有需要者。一名市民發動製作消毒液，並與街坊分享，說「是青年人對香港無私的付出感動了我。」不論是梁天琦或梁繼平提出的痛苦共同體，我們在當下疫情徹底地實踐了。但有別於政府所宣傳的抗疫歌，痛苦共同體強調同在和憐恤之餘，也強調公義和參與。「加油」不是反逃犯修例的專用語，但它卻為「加油」一語賦予了生命。所以，當眾人在疫情喊叫，「香港人，加油！」時，我不禁聯想起反逃犯修例時每一情景。

第三，「有機知識分子」不但形成，更發揮影響。簡單來說，「有機知識分子」指在每個專業內部扮演了知識分子角色，詮釋行動意義的人物。比方說工人運動有工人自身的知識分子，而他們跟其他專業自然形成理念發展。今次由「醫管局員工陣線」發動的醫護界罷工就是一個見證。醫管局員工陣線的出現是反逃犯修例催生的。它發揮其「有機知識分子」功能，不但揭露防疫措施荒謬，更喚醒香港人的良知。同樣也是有機知識分子的教會也應發揮其連結和良知力量，與其他有機者配

思

從反逃犯修例到抗疫：我們的信念變得更堅韌



合，為這城求和創造平安。

第四，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勝利是反逃犯修例的一個安慰獎，甚至可以說成為一個沒有在計劃中的計劃。有人關注這份安慰獎有助泛民在日後立法會選舉和行政長官選舉的角色，但我認為這份安慰獎是關乎當下，即如何鼓勵更多人參與公共生活，塑造他們的社會。今次疫情是一個機會，特別讓政治素人的區議員更深認識所服務的社會，並推動市民的公共意識，建立公共生活。事實上，很多區議員已努力推動。我相信這種扎根工作是對抗暴政有效方法之一。

或許，政府會以為這疫情是神來之筆，有助緩和或淡化反逃犯修例的抗爭，但當有手足們被打、被檢控、被判刑、被流亡、被性侵，甚至被自殺時，我們沒有忘記。反而在疫情期間，反逃犯修例帶來的價值，願景和勇氣已在我們生活中扎根了。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所言：「一個革命沒有產生一個新空間就是沒有實現它全部潛能，或可以這樣說，它失敗了，因為它沒有改變生命，只改變意識形態的結構、制度或政治組織。」

本刊乃非賣品，免費供有興趣人士或團體索閱，歡迎捐款支持。請填妥下面回條擲回本會。謝謝！

姓名／團體名稱（中）：_____

（英）：_____

地址：_____

電話：_____ 傳真：_____ 電郵：_____

每期數量 _____ 本

自取

郵寄（請附郵票）

本地郵費一年四期港幣二十八元 X 每期索取數量 _____ = _____ 元

海外郵費一年四期港幣四十八元 X 每期索取數量 _____ = _____ 元

（如非港幣支票，請另加銀行手續費港幣六十元）

我願意奉獻港幣 _____ 元支持《思》出版經費

合共金額：_____ 填表日期：_____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基督徒學會有限公司**」，

寄香港九龍旺角塘尾道54-58號永利工業大廈9樓901室

（電話查詢：2398 1699／圖文傳真：2787 4765）

閣下提供之個人資料，只供本會寄發收據、月訊、期刊，以及聯絡課程活動消息之用，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2398 1699查詢。